

八月薇妮
著

陈继鸾大怒：“你属狗的，咬住了就不松口？”
某人轻笑：“我属狼的，吃进肚子里才安心。”

陈继鸾觉得自己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才遇到那混世魔王。
那家伙却觉得这世间居然会有女人被他看上，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分啊。

一个追，一个逃，一个出手，一个接招，一场厮缠，便是欢天喜地的一辈子。

绝色第二种

(上)



D isanzhongjuese 上
第三种绝色

八月薇妮 著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种绝色 / 八月薇妮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229-06749-6

I. ①第… II. ①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4306号

第三种绝色

DISANZHONG JUESE

八月薇妮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罗玉平 李 雯

装帧设计: 秋水书衣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37.5 字数: 720千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749-6

定价: 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子	1
第1章 雏凤初试	4
第2章 女中豪杰	18
第3章 姐弟情深	28
第4章 误入锦城	41
第5章 游龙戏凤	55
第6章 动了春心	74
第7章 怀中醋意	93
第8章 无处可逃	108
第9章 雨中惊艳	123
第10章 臣服征服	139
第11章 出手救美	157
第12章 妒火欲火	171
第13章 喜怒无常	189
第14章 绝战龙头	203
第15章 繁花似锦	228
第16章 为情所困	249
第17章 明媒正娶	266
第18章 欲罢不能	291



楔子



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像是雷声，震得脚下地面隐隐颤动，头顶屋梁上的灰尘也忙不迭地跟着抖落下来。

偌大的仓库，地上凌乱散落各种枪械物品和几具横七竖八的尸体，硝烟正极快地四处弥漫。

中央的空地处，两个人相互依偎站着，身形修长的男子望着面前站着的人，忽地出声道：“陈继鸾，你后悔吗？”

男人面前是个比他矮小些的女子，着一身男式的长衫，从领口到脚踝处，包裹得严严实实，站得身段端正，显得很有精神的她隐约可见腰部微陷，双腿笔直。

她正打量周遭，闻言便回头，盘在脑后的头发随着动作散开，陈继鸾扬眉：“后悔什么？”

男人望着那凌乱发丝中间若隐若现的一双明亮的眼睛，她微微扬头的姿态，带着一种天生的倨傲。

从认识到现在，陈继鸾始终都是骄傲的，她身上天生就有一团光，最初吸引他眼球的也就是那团不灭的耀眼的光，那么刺目地让他坐立不安，心慌意乱。

男人头一次有些语无伦次的感觉：“跟着我，让你受了不少苦，好像从来没有让你像是一个普通女人一样，成婚生子，丈夫宠爱……”

现在才恍惚觉得，他先前所做的的确太过霸道蛮横，全不管她的人生不仅仅是他这一



个选择。

陈继鸾深深看他一眼，转头看周围，仓库的门被顶上跌下的梁柱堵死，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火气，热浪跟烟气纠缠着迅速蔓延。

“鸾鸾……”男人似极感慨。

陈继鸾张口，却差点呛到自己：“你……咳……”她抬手在唇边一拢。

他上前一步，把从旁边弥漫出的一缕黑烟挥开，低头看怀中的她，满眼宠爱怜惜。

陈继鸾缓了口气，却咬了咬牙：“哪来的这一套一套的！……当初敢情是我哭天抢地要死要活跟着你的？——别逼我打晕你！”

他怔了怔，竟笑得开怀：“不，是我哭天抢地要死要活地要跟着你。——鸾鸾你打我吧，你知道我最喜欢你打我。”

“住口！是不是刚才头被撞坏了？”陈继鸾打量着男人，事到如今三爷仍是极好看的，就好像一朵名花跌入泥尘里，却仍是天然绝色。

他忍不住笑意：“或许是……”长笑一声，不由分说地将她抱入怀中，细细望着她脸上的伤痕，一双凤眼中水火交融，如此看了片刻，忽然温柔唤道：“继鸾……”

她哼了声：“干吗？”拧眉仍旧打量周遭，望着那滚滚弥漫的烟雾，不由恨恨地骂：“难道就真没有个出口？我就不信……”

他却全然不理这些，抬手捏住她的下巴，凝视着这张沾着灰墨跟血的脸，声音温柔得让人腿软：“鸾鸾，我爱你呢。”

陈继鸾心头一颤，终于收回目光。

她仰头看着面前的男人，靠近了才能察觉他竟是这么高，足足比她高出一个头去——大多数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被他的脸迷惑，从而忘记其他，就好像身不由己坠入一个温柔旖旎的梦里头，让人心甘情愿不想醒来。

独独她从一开始就看破他俊秀无害的外表之下那凶残的内里，可偏偏想逃却总身不由己。这家伙的手脚太快，也太难缠，让她头疼……出招拆招，打打闹闹，便也成如今了，这种因缘，或者说孽缘，该怎么说？

沉默中，传来劈里啪啦的响声，火光越来越盛，火舌已经卷到了屋顶，地面的热浪升腾，张牙舞爪地扑到屋顶，又自顶端席卷而回。

生死一刹，两人却浑然不觉似的，死死地看着对方，却都看到在对方眼里，是彼此小小的影子。

陈继鸾叹了口气，终于埋首男人的怀中，口干舌燥，汗从两颊滑落，颈间衣扣处至胸前已被汗打湿。

陈继鸾抬手，将领口的斜襟衣扣一一解开，解了几粒后她仿佛有些不耐烦，便用力将

衣裳尽数撕开，露出底下素白里衣遮着的半裸身子，里衣剪裁得很是合体，玲珑曲线，高低起伏，都在他的眼底。

他眼中的烈焰……无声中同样火光炽。

陈继鸾似站在烈火之中，长衫随风火舞动：纤腰酥胸，玉颈长腿，火光里，明明灭灭，那是惊心动魄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

他目光灼灼望着她，似乎细致地看遍了 she 浑身上下每一寸每一毫，嘴角泛出一丝笑意，然后便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哨音里有几分轻佻，几分激赏，宛如当时初见。

——当时，他瞧着那大雨中无路可去的人，望着她被雨淋湿黑白分明倔强的眸子，望着她心有不甘却仍旧缓缓跪倒他跟前的样子，如此戏谑得意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曾浑身的热血沸腾，感觉自己将得到她了，终于要得到她。

继鸾望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烈焰光芒中，这人的容颜越发好看起来，她曾仇视的、信服的、爱慕的……一切，也同样在眼前脑中瞬间极快地闪现。

目光交汇，呼吸缠绵，继鸾凝视眼前人，忽然问：“如果时光倒回，让你重新选择，你会怎么做？”

他在她的唇上亲了口，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只会更紧地抓住你，让你时时刻刻都在我怀里，分分秒秒也不让你离开，谁敢动一指头都不行。”

分明是笑着，眼中却见了泪，水火交融。

陈继鸾忽然狠狠地向着他极好看的唇上用力咬了下去，咬得毫不留情，甚至将他的唇给咬破了，血腥气弥漫而出，将这张如画的脸更添了几分绝艳。

男人却兀自眉头也不皱一下，仿佛流血的不是他，淡淡而坚定地又说：“就算是让你恨着我，我也要紧紧地抓住你不放。”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陈继鸾，你懂吗？”男人只一笑，想把她揉到身体里一般紧紧抱着，在她耳畔轻声说，“我一直都知道我爱你，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多爱你。”

很想说这样的话，对着她，想一千遍一万遍地说，永不厌倦，永远不够。

沉默中，继鸾深吸一口气：“其实……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他抱紧她柔韧的身子，低头从颈间吻落：“什么？”

陈继鸾凑近了，舔去他唇角的一丝血痕：“其实我……”

他凝视着她的眼睛，望见她唇边那一抹甜蜜笑意，忍不住便也凑了过去，唇瓣相接瞬间，身后一声巨响……通红的火光自仓库周遭飞舞而出，似乎能吞噬天地，爆炸的巨响声中，大朵大朵的金色火花绽放，如同烟火，绚美之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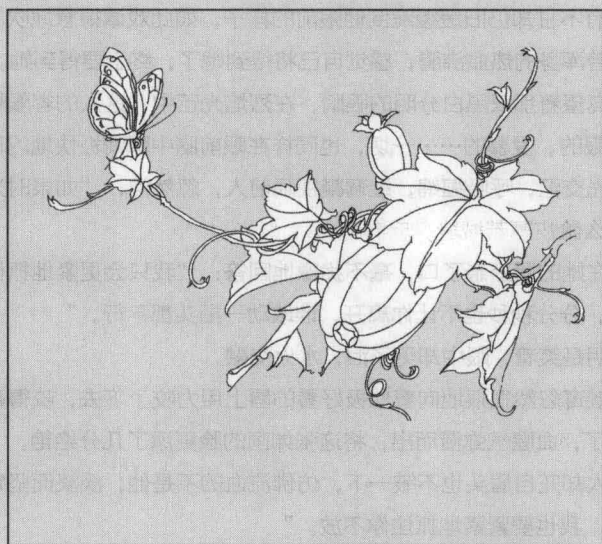


第

1

章

雏凤初试



Disanzhongjuese
第三种绝色

陈祁凤抱着只小奶狗招摇过市，那奶狗通体乌黑只有脖子上一团儿白，丑不溜丢地腿儿还有点儿瘸，陈祁凤却偏跟它一见钟情，从街边儿捡到后就爱顾有加。

小奶狗一开始瘦歪歪地，被他一天无数顿地喂，养得胖胖的了，陈祁凤望狗成龙似的，得空就出来抱着溜达见世面。

路上的人都是旧相识，见了陈祁凤尽忙不迭地打招呼，二爷长二爷短地叫。

陈祁凤笑哈哈地回应，有人别出心裁，便夸他怀中的那只奶狗长得标致，陈祁凤将夸奖的话照单全收，喜滋滋地：“你二爷养的崽子怎么会不标致？”

有个素来厮混得熟的就说：“那是，看看二爷就知道了，不标致那显然不是二爷的种儿啊！”

这是在损那狗崽子是陈祁凤生的，陈二少抬脚在那人屁股上踢落个灰印子，笑骂：“滚你妈的蛋，你才不是二爷的种呢。”

那人脸皮厚若城墙，反笑着说：“我倒是想当二爷的儿子，只可惜比二爷年纪还大些哩！”

周围的人纷纷笑骂他厚颜无耻，那狗崽子也汪汪地叫，似乎恨有人要跟自己争宠。

陈祁凤摸了它两把，对那人哼道：“你是要想当安禄山呢，老子我可不是李隆基，也没有个杨贵妃让你啐奶吃。”街头的人又轰然，热闹成一团儿。

陈祁凤却已经走了过去，身后“二爷您慢走”，“二爷快回来”之类的招呼此起彼伏。

陈祁凤得意洋洋到了吉祥楼，掌柜的见了他，头皮一阵发紧，脸上却仍不敢怠慢地挂了笑，腿脚勤快地赶紧迎了出来：“二爷您来了！赶紧招待二爷上雅座！”

店小二新来的，动作敏捷表现良好，滋溜便窜出来：“二爷请！”

陈祁凤一点头，抱着小奶狗昂首挺胸地上楼。

那二楼里有吃早茶的人，见他上来了便问道：“二爷，大姑娘是又出活去了吗？”

陈祁凤说道：“是啊，你也知道了？”

那人是个相识的，便笑：“有三四日没见二爷了，这番却这早，要是大姑娘没出去，二爷哪敢就这么早早地跑出来啊！”

陈祁凤听着就笑：“你倒聪明，我好不容易盼着她出这趟活，我才好松快些，——整天看我看不得什么似的，恨不得拿个链子把我拴在家里，生怕我出来惹事，哼！难道二爷我看来像是个无事生非的主儿吗？”

说话间他便落了座，把雪白的褂子衣襟一撩，露出里头整齐的里褂，那肤色竟跟衣裳





的颜色差不多。

店小二把茶给他斟了，闻言看一眼这人，却见少年脸儿生嫩，肤色如雪，细长的眉，红红的嘴，生得委实美貌，一个“眉清目秀”竟不足以形容，——只是一双眼有些厉害，忒也有神。

店小二听他那句话，便接口笑道：“那可不是？”却又自知失言，赶紧拎着壶跑了。

陈祁凤笑骂道：“你别回来，回来二爷我一根手指头弄死你！”

那小二溜烟跑到楼下，楼下掌柜听了声响，抬手打在他头上：“狗东西，你不知道二少的脾气暴？非要去惹他！”

店小二揉着额头嘀咕：“看起来大闺女似的，怎么生得这么个烈性子……真是奇了怪了。”

掌柜的喝道：“别啰嗦，把嘴管得严实些！你忘了他上回把张大少打得半死，直到最近才下地？你那眼能看出什么！打的就是你这种不长眼的东西！”

店小二被训，却不敢回嘴，只偷偷又问：“掌柜的，这陈家的功夫，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掌柜的见他贼头贼脑的样儿，骂道：“混账东西，你是不尝尝滋味就不知道死，陈氏太极也是你能小瞧的？虽然现在陈家只剩下大姑娘跟二少两人，但虎死威风在，病死的骆驼比马大……吓吓，何况还没死呢！我正经儿告诉你，别说是咱们这小地方，就算是远到莱县……也难找出比大姑娘本事更好的……”

“这陈氏太极不是传男不传女吗？难道大姑娘的本事比二少还好？”

“二少那点儿比起大姑娘可就差远了……你又懂个屁，吓！我怎么跟你唠起这些来了。”掌柜的反应过来，赶紧关上话匣子，“总之闭紧你的嘴，别给我惹祸……”

正说到这，就见门口有两个外地人打扮的进门来，掌柜的急忙道：“赶紧去招呼客人！”

那两个进门的客人，一看穿着打扮就是外地来的，衣衫的款式都很是新潮，那矮个子还戴了顶洋气的白檐礼帽。进了门且不落座，四处一看，黑脸的就皱眉：“到底是小地方，这算是最大的茶楼了，竟也是这么寒酸，瞧这些桌子脏的。”

另一个矮个儿说道：“哪能跟咱们堡里比，就凑合着吧，横竖只待两天就走了，这还有二楼，上二楼看看，兴许能好点儿。”

掌柜的在旁听那两人的口音、说话，暗自头皮一紧，便自装聋作哑。

店小二正在恭敬，听这两位横鼻子竖眼地一说，便暗地撇嘴，抬头却仍笑脸相迎地：“楼上有雅间，二位楼上请。”

掌柜的正在柜台后面拨弄着算盘，一边看店小二把两人请上去，皱着眉，只觉得眼皮



子有些跳。

那两个外客上了楼，便放眼四看，刚要挑剔，蓦地望见那临窗坐上的陈祁凤，黑脸的就有些直了眼，冲着矮个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便往窗边上去，捡了个挨着陈祁凤桌子的座。

陈祁凤正喝了口茶，低头喂小奶狗吃饽饽，那小狗才学会吃东西，动作不利落，吃了会儿，竟咬住了他的手指头，便拼命地吸，两只后腿儿紧紧地蹬着桌子使劲。

陈祁凤只觉得手指头痒痒地，看着小奶狗那贪婪样，便笑骂：“你当二爷是你妈呢！狗崽子！”又宠又爱地摸了一把那小狗头。

这边上那两人都落了座，见状，黑脸的灵魂儿就有点飘飘然，低声同矮个子说道：“你看到了吗？那孩子生得还真好，要是他这么一打扮，保准把那金鸳鸯的柳照眉给比下去！”

矮个子扫了一眼陈祁凤：“说起姓柳的，不过只是个戏子，不提也罢，这整个锦城头一号的美人儿，得是那个人！”

黑脸的正在瞅陈祁凤，闻言怔道：“哪个？”

矮个子不答话，只把手伸出来，伸出三根手指冲着他一比：“可知道了？”

“你说的是那楚……三爷？”黑脸的惊了惊，整个儿咽了口唾沫，声音都小了下去，“三爷”两字轻轻地，仿佛怕一用力就咬碎了。

“除了那尊神，还有谁？”矮个子道，“别说是在锦城，往外头数，什么大上海的歌舞明星，北平的那些个名角……没见过一个生得比他还好的，就说咱们爷的那小姨子，北平城有名的娇贵小姐，还是留了三年洋回来的，打扮得恁摩登，什么稀罕人物没见过，见了楚三爷，硬是看得挪不动步，迷得颠三倒四，把原先家里定了亲的个什么少帅都给扔了，哭着喊着非要跟三爷，多便宜的好事儿呢，三爷硬是爱答不理……”

“啧啧，这留过洋的女人到底不同，这样的好事儿咋没给我撞上？”

“就给你撞上你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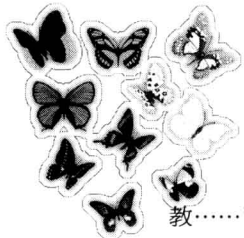
“我日你啊老梁！”

他两个一顿唧唧喳喳，未了便彼此笑骂，那边陈祁凤听了三言两语，便拿眼睛看过

去。陈祁凤听了个大概，隐约知道有那么个叫“三爷”的了不得，然而见这两人都是外地打扮，他这番又是偷跑出来的，便不去惹事，只仍低了头喂那小奶狗吃东西。

那黑脸的跟矮个儿说到这里，就齐齐地看了一眼陈祁凤，矮个儿便道：“那你说这孩子怎么样？”

“在这种小地方，他就算是凤凰了，而且瞧那脸儿嫩的，估计能掐出水儿来，只要调



教……”话没说完，忽然“哎哟”一声，原来从旁边飞来一碟粉糕，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

“谁扔老子！”黑脸儿怒叫。

他本生了一张涂着锅底灰似的脸，被白色的糕粉一撒，宛如驴粪蛋儿挂了霜，半边肩头还软耷耷地挂着块糕，更见滑稽，顿时有几个茶客没忍住笑出声儿来。

这可是明知故问，几乎同时，旁边一人一拍桌子起身：“正是你爷爷！”凤眼翠眉一张如画的脸，不是陈祁凤是谁？

黑脸跟矮个双双跳起，齐齐喝骂：“好你个兔儿爷，你……”

话音未落，眼前水花四溅，滚烫一片，竟是陈祁凤把一壶热茶也扔过来，茶叶随着水晃出来，饶是两人躲得快，身上还是挂了几枚茶叶片子，茶壶落地，砰地跌破了，水又溅了一脚。

两人哪里肯吃这个亏，当下暴跳如雷地要往陈祁凤那桌跃过去，陈祁凤把那小奶狗往怀中一揽，右手冷笑地一撇褂子：“狗东西来得好！”动作潇洒，分毫不惧。

眼见一触即发，忽然间楼下飞似的上来了个人，张着双手直直地就冲过来：“二爷二爷……两位爷，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原来是小二见情形不妙，赶紧下楼招呼了掌柜。

掌柜的如个救火队员一样扑了上来，双手张开插身三人中间：“有话好好说……”

陈祁凤呸了声：“这可不能说了，这两个贼徒在我跟前瞎眼乱喷，今儿二爷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不姓陈！”

黑脸汉子一抹脸：“我日，现如今的兔子都这么够劲！来来，你过来，爷不伺候得你舒服，就也不姓马！”

陈祁凤见他张狂，二话不说抄起一把凳子就要扔过去。

掌柜的惨叫一声如丧考妣，苦着脸地求道：“二爷，算我求您了，上回把这楼砸了半个，这些桌椅还是大姑娘新给换上的……才不到一个月……”

这句却有奇效，陈祁凤手腕一抖，竟把那凳子轻快儿地放下了。

2

鲁北平原上最繁华的地方是锦城，锦城八十里开外，是蓝村地界，蓝村又分平县跟原家堡两个地方。

陈祁凤所居住的地方是平县，而矮个同黑脸则来自原家堡。



原家堡不同于其他县城，属于家族式的聚居，原家堡由九个村落组成，掌事的是原氏族长，兼任了原家堡的县长，俨然有些自立为王的派头。

原家堡同平县之间隔着三四十里地，矮个名唤梁豹，黑脸叫做马彪，两人从原家堡来平县办事，没想到却遇到陈祁凤，惹出这桩祸事。

话说陈祁凤听了掌柜一番话，放下板凳：“行，二爷给你面子，不过你得把今儿的事给我瞒着，别告诉我姐。”

马彪同梁豹一听，差点儿喷笑。

马彪就贼眉斜眼地放声：“哟呵，敢情还没断奶呢！这还出来叫什么板儿！赶紧回家去钻娘们儿怀里算了！”

掌柜的听了这个，哗地出了一身冷汗，心道这世上真有不死的人。

掌柜生怕陈祁凤按捺不住，就只哀求地看陈祁凤：“二爷我的好二爷，这事儿我不跟大姑娘说……您看……”就差叫亲爷爷了。

此刻陈祁凤脸上却没了先头那愤怒神情，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微冷的表情：“行！那一言为定！”仍抱着那小奶狗，右手一抬，把掌柜的拨拉到一边，却冲那两人道：“是带种的，就别缩回去，敢不敢跟爷爷来？”

“好哇，那就找个僻静的地儿……”这两人还以为陈祁凤怕了，此刻见他竟有“私了”意思，真真天赐良机，互相便使了个眼神，笑得猥琐风骚。

陈祁凤竟不计较，潇潇洒洒，径直抱着狗儿下楼去。

马彪同梁豹两个，顿时茶也不吃了，紧紧跟着下楼，生怕把这个漂亮少年给放跑了似的。

掌柜的在后头看着，后怕之余抬衣袖擦脸上的汗，目瞪口呆：“我的娘，难得这小魔星不去招惹别人，偏有人不长眼凑上来，如今这事儿可怎么了结，偏大姑娘不在，谁能拦得住呢……唉！”叫苦不迭。

小二在旁看了个热闹，此刻多嘴就说：“我怎么隐约听说警察局的栗队长跟大姑娘……”

他这一说，掌柜的眼睛一亮，把手一招：“猴崽子！亏你记得这些鸡毛事，去！你跑一趟局子看看栗队长在不在，在的话就跟他说一声，就说大姑娘不在，二爷又要惹事了！我看那两个外地人不是好惹的，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掌柜，栗队长真的会来？”

“你去试试不就知道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小二赶紧扭头出了店，在酒楼门口一张望，正看见陈祁凤领着那两人，拐弯进了小胡同口。小二不知深浅，唯恐陈祁凤吃亏，当下不敢耽搁，急急忙忙一阵风似的撞开人群，



冲警察局而去。

且不说小二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冲向警察局找人，只说陈祁凤抱着那奶狗儿，领着两个外地的进了个僻静的小巷，巷子不宽，勉强能容两个人并肩而行，地上还乱乱地放着些破竹筐子之类，难得无人。

马彪梁豹一看，彼此使了个眼神，马彪咽着口水：“这地方倒是好啊，僻静……”

这边儿他一言还没说完，就听一声冷笑，有什么东西带着一股冷风扑过来，他急忙一掌拍去，又飞身闪避，站定了脚才见是个破竹筐。

避倒是避开了，脸上却火辣辣地疼，竟是被那竹筐上的竹篾片划破了脸。

马彪顿时大怒，他大意之下竟没看清陈祁凤是怎么动手的，梁豹倒是看清了：只见眼前那俊秀少年手都未动，只是脚尖儿在地上那么轻微地一划一勾，便将个竹筐子勾起来，在脚上往上一挑，脚侧轻轻一拍，那动作漫不经心似玩儿般地，不知为何这竹筐子就不偏不倚飞了过来，撞个正巧。

梁豹见陈祁凤露了这手，才皱了眉，知道不可轻敌，便对马彪说道：“这点子有些扎手。”

马彪先是被陈祁凤泼了一脸茶，继而又是几碟子粉果儿，如今却又划破了面皮，简直是破了相了。

他本就生得不怎地好看，如今这样一“打扮”，简直就如那戏台上的武丑，黑一道白一道，血呼啦地，更是丑得人嫌鬼怕。

两人发了狠，心意相通，各把包袱一放，一前一后扑了过来。

陈祁凤一手揣着奶狗，一手当空一招，乃是极普通的“起手式”，梁豹倒是个有见识的，一眼看陈祁凤那个架势，顿时脱口叫道：“太极！”

陈祁凤脸上笑微微地，却是凜凜地冷意：“今儿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陈氏太极！”说到“见识见识”的时候，马彪那狠狠一拳便打了过来。

陈祁凤人不动，手腕一抖，不知怎地那手就旋了下去，在马彪的脉门上一捏。

马彪只觉得手腕似要断了，当下惨叫一声。

陈祁凤双足不动，身子往旁侧倾斜如风中柳，握着马彪的手腕顺势往后一带。

恰好马彪来势凶猛，身子还没刹住，被他这样顺势一带，更好似是下坡又遇了顺风，整个人不由自主双脚离地，飘飘然地就飞了起来，像条离水的飞鱼一般活泼泼地往前撞了出去。

“马彪！”梁豹大叫一声，急着过来救援。

陈祁凤闻了动静，身子在顷刻间板直，一掌袭向梁豹胸前。

梁豹抬手欲制住他，陈祁凤却又一俯身一转脚，本来是正面对着梁豹，如今却是几乎



背贴向他怀中。

梁豹一怔，没想到他动作如此之快，更不知他为何竟有此举：陈祁凤这一举动，如缩身依偎他怀中似的，这不是把整个人都饶给他任凭他为所欲为了吗？

就在这极短暂地怔忡之间，梁豹只觉得一股大力从自己胸口袭来，原来间不容发之时，陈祁凤一个顶肩重重地抵了个瓷实。

梁豹只觉得胸口被他这一撞，震痛交加，四肢发麻，当下四仰八叉身不由己地踉跄倒回去。

那边黑脸马彪正好爬起身来，半个下巴几乎都在地上抢破了，双手臂也有些骨折，勉强还算个活人，此刻见梁豹也吃了亏，当下咬牙蹦跶过来，抬脚踢向陈祁凤。

陈祁凤瞧着他狗急跳墙之态，徐徐一笑，双手将他的高抬腿一架，同时一脚无声无息地踢向他的双腿正中。

这一下狠绝之极，马彪发出惊天动地一声惨叫，双手捂着那处就倒下去，这下儿浑身抽搐再起不来。

那边梁豹正爬起来，见状心惊胆战：“小样的！这样阴狠！”

地上马彪声嘶力竭气息奄奄：“宰了他，快宰了他！”

梁豹自知先前看走眼，大意轻敌了，此刻便在腰间一摸，竟然摸出一柄盒子炮，抬臂指向陈祁凤：“兔崽子！爷爷送你去见阎王！”

陈祁凤被枪指着，兀自上前一步：“你敢！”

梁豹气得手抖，吼道：“小兔崽子，还敢嘴硬，给我站住！跪下！”

陈祁凤歪头啐了一口：“老子跪天跪地，没跪过龟孙，有本事你就开枪！”

梁豹倒吸一口冷气，见陈祁凤虽然年少，却竟这样凶悍，被枪指着竟也毫无惧色，一时心颤，却也因此而激发了他的凶性，便手腕一挺，道：“你当爷爷不敢！”

正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候，却听到巷子口有人厉声喝道：“都住手！把枪放下！”

马彪同梁豹回头，却见巷子口站着好几个人，都是身着制服的巡警，有几个端着枪飞奔进来，中间一个不疾不徐，一身制服穿的笔挺，看样子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生得魁梧，剑眉炯目，很是俊朗。

梁豹一怔，又看陈祁凤，到底没有放手。

陈祁凤一看这青年，却不由得撇了撇嘴。

这青年警察上前来，先扫一眼陈祁凤，看梁豹仍不放下手中枪，便喝道：“叫你把枪放下！”

梁豹并不买账，反问：“你是警察局的？贵姓？”

青年警察一皱眉：“少废话！叫你把枪放下没听见？”



梁豹冷笑道：“我是原家堡梁豹！是原县长的手下，别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看你的年纪，不像是郑局长，在我面前横什么？你叫什么，报上名来？”

青年警察面不改色，冷静说：“你管我叫什么，我们在巡逻，也顾不上认什么亲。你再不放手，我就不客气了！”

梁豹见他并不惧怕，咬牙道：“这个人打伤了我弟兄，怎么也饶不过他！”

“是怎么样，我们自然会调查，我再说一次，放下枪！你要是耳朵没聋就他妈照做！”

青年警察说着，抬手拔出腰间的枪，手腕笔直一探，脚下上前两步，黑洞洞地枪口狠狠地就抵上梁豹的太阳穴，顶得他竟歪了一下头。

梁豹动怒，却不敢造次，毕竟不是自家地盘。

两人你瞪着我，我看着你，那青年警察脸色冷峻，眼神坚决，分明是不会退让的意思。

梁豹也算是见多识广的，见这人不好惹，心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终于把枪放下，却仍咬牙道：“好！强龙不压地头蛇，我就先给你三分薄面，但你们若不秉公处理，我要你的好看！——原家堡原县长你该听说过，连这平县县长都给三分薄面，你区区一个巡警算哪根葱！”

青年警察面不改色：“管你是原县长还是谁，持枪私斗就是不行，押下！”

梁豹忍着怒道：“住手！有胆子报上名来！”

青年警察冷笑：“怎么着，你还想公报私仇？也行！记住了，我叫栗少扬。”

3

几个警察过来，把梁豹跟马彪押走，马彪已然动弹不得，被两人架着离开。

陈祁凤自顾自逗弄那小奶狗，就是不瞧栗少扬。

栗少扬将枪收起来，看着他就叹了口气。

陈祁凤听了，便斜着眼看过来：“姓栗的，你在我跟前长吁短叹的干什么？我又没请你来，你自己找为难，可别怪我啊。”

栗少扬望着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笑：“当然啦，陈二少爷怎么会麻烦到我呢？我也不敢这么说，只不过回头继鸾回来，少不得我得跟她交代交代。”

陈祁凤一听这个，眉头就皱了起来，愤愤地嚷嚷说：“你又想跟我姐告状？你到底是不是爷们儿啊！”



栗少扬仍旧是那副冷静的表情，几分苦笑：“二爷，你大概还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人吧？这件事就算我想替你瞒也瞒不住的。”

“就那两个王八瘟三？本少爷不放在眼里。”陈祁凤撇嘴，一脸不屑。

“原家堡的原大爷是什么样的人……那可是原家堡里说一不二的人物，连咱们平县县长都不敢得罪。”栗少扬只觉得头疼，望着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少爷，想自己说破了嘴皮也无济于事的，就摇头，“算了，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祁凤，你赶紧回家去。”

“我才出来，没玩够呢，用你管？”陈祁凤甚是嘴硬，把头一扭，脸孔朝天。

栗少扬斜睨他一副冥顽不灵的样子，叹了口气：“那也行，反正继鸾要回来了，就等她亲自叫你回去吧。”

陈祁凤慌了神，却还嘴硬着：“谁说的！她明明三天才能回来，这才两天呢。”

栗少扬叹了口气：“你爱信不信。”他说完之后，转身就走。

身后陈祁凤一改先前的天不怕地不怕，咽了口唾沫，抬手摸摸小奶狗，心里一合计：“姐要回来了，咱们不能在外面玩儿了，还是先回去吧。”竟转过身匆匆地抄小路往家去了。

栗少扬走到巷口，回头一看，见陈祁凤褂子一抹白影闪过，已经拐了弯。

栗少扬摇头苦笑。

在巷口等候的两个警察看他出来，忐忑说：“队长，听那两个人是挺有来头的，我们得罪得起？”

栗少扬苦笑：“得罪不起也得罪了，放心……这事都在我身上，如果局长怪罪下来，也算我的。”

两个警察忙道：“队长说哪里话呢。”

另一个说道：“这二爷，每天不生事真是浑身不舒坦，也亏得大姑娘了……”

旁边那位用胳膊肘顶顶他，向着栗少扬使了个眼色：“大姑娘是什么样的人物，那是我们队长的心上人……自然不一般啦！”

栗少扬本正怀着心事，听他们一唱一和，忍不住就笑了笑：“少说闲话啊！让继鸾听见可不好！”话虽如此说，神情却也是喜悦的。

偏偏那手下又多嘴说了一句：“大姑娘倒是能干的，不过将来要多了二爷这么一个能惹事的大舅子……”

栗少扬笑道：“别多嘴了啊，让继鸾听见，我可拦着她揍你们。”

谁不知道陈继鸾最疼爱她唯一的弟弟，这么多年来一个人照料着陈祁凤，不管他捅多大漏子惹多少祸都肩挑手扛下。

这陈祁凤也怪，虽只怕陈继鸾一个，也挨了不少训无数打，却总是个挑事的性子……